

《曹寅与康熙》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曹寅与康熙》

13位ISBN编号：9787549551033

10位ISBN编号：7549551030

出版时间：2014-3

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

作者：史景迁

页数：332

译者：温洽溢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曹寅与康熙》

内容概要

史景迁步入历史研究的起步之作，也是他“最学术”的博士论文，格外厚重、耐读；史景迁用一如既往的细致笔法，勾画出盛世中“主人”与“奴才”之间相互依存的政治样态。本书以曹寅在江南织造任上的生活为着眼点，描述和探究了清楚统治者与江南富庶地区及该地区代表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刻画出在康熙盛世这个表象之下的种族矛盾和社会冲突。

《曹寅与康熙》

作者简介

史景迁，世界著名汉学家。1936年生于英国，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史氏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模式向读者介绍了他的观察和研究结果，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为成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曹寅与康熙》

书籍目录

总序 妙笔生花史景迁

初版序言

再版序言

第一章 内务府

第二章 京城与苏州，诗词与社交

第三章 织造曹寅

第四章 南巡

第五章 两淮盐政

第六章 曹寅——皇帝的耳目

第七章 曹家的没落

附录

《曹寅与康熙》

精彩短评

- 1、史料用得很详细，读来有点平淡。可惜的是，这本书的主角是曹雪芹的爷爷，人们更关心的是曹雪芹，关于他的史料要是能多点就好了。
- 2、简要论述了曹寅的一生及其与康熙的特殊关系，资料不多但有些细节很有趣。曹寅一生荣华享尽，落得周全，但也只是背靠大山的大树，待到山崩树倒，曹家的后世猢猻们就无处傍身了。
- 3、据说是史景迁的博士论文。选题极佳，文笔行云流水，不仅讲史，更考虑的是各大小事所代表的政治涵义。康熙是个很会拿捏的政治家，曹家一到硬碰硬的雍正手下马上完蛋简直太正常。
- 4、角度选得好，有些地方非常有趣。
- 5、老外眼中的中国历史，史料严谨文笔考究，没有过多情绪和内生性的东西，看起来很赤裸裸，但是很爽。这类书的编辑很辛苦，但是功底也一定很了不起，做这书的策划也是有眼光有担当有思考的。赞！
- 6、初读史景迁
- 7、盐政那一段很感兴趣，透露着微观的历史景象；满人对汉民的恐惧一直贯穿王朝始终，只是本身的自信不断增减变化而恐惧始终存在；康熙真的是水平极高精力丰沛；而雍正一出，画风瞬间为之一转，估计小时候受过兄弟虐待。对了，此版文谬甚多，无论是翻译还是编辑都很差劲！广西师大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失误！
- 8、这些细节里的东西很有趣，还原了部分那个时候生活、官场中的面貌。没想到明孝陵那块碑是曹寅负责刻的，惊呆，下次再去看下
- 9、这本要强一些，仍然有啰嗦重复的背景交代，不过对于健忘症的我来说还是不错的。微观历史。
- 10、透过曹寅的生平作为，以及与康熙皇帝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阐述清代包括密折制度、满汉官员结构、包衣家奴的地位与角色等在内的种种政治社会状况，以小见大，以流畅诗意的文字，讲述宏大历史命题。史景迁的处女作，可谓“一出生就风华正茂”。
- 11、挺不错的。
- 12、包衣、南巡、密折，康熙皇帝试图在一般性的官僚体制外制造出制约因素
- 13、当小说来读很不错。从中深感为官不易，为君难！
- 14、对曹雪芹家世真的真的是不了解，史先生解了我许多关于曹家的惑！
- 15、有非常强烈的欲望想读这本，但读后觉得真心一般。怎么说呢，史这部书几乎就是史料堆积而成的，毫无创建，而最后附录里论红楼更让人觉得唏嘘，非行家而充行家。那句红楼梦实际并未完成没有做任何解释也没有引用说明或注释，真是妄谈，估计史连完整的脂批都没仔细看过。
- 16、喜欢史景迁的叙述风格，通过一个人物或者事件来放大一个时代，相比于正史更有亲近感与被接受。
- 17、看的比较累
- 18、读完想再读一遍《红楼梦》。
- 19、大概是翻译问题 读的好累
- 20、翻译一般，让人读得乏，三个半。
- 21、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
- 22、在细碎庞杂的史实中，寻找给人物以支撑的史料，尽可能的还原和展现历史人物。 14+2=16
- 23、文史哲
- 24、读了《元史学》以后可以心安理得地读这样的书了。
- 25、包衣以其自身的独特性，容易受到优待，却无法获得相应的地位。其身份既成就了他们，也断送了他们。
- 26、以前觉得曹雪芹没听过福音，感到遗憾。现在发现他应该是听过，觉得更遗憾了.....
- 27、和别的博士论文相比的确写得好，但是并没有想象中的好。当然作为历史书来看，有些地方的引用的确奇怪，结论也自然奇怪。初读觉得一般吧.....但是这个版本包装不错，封面简单素雅，书质轻巧
- 28、从曹寅与康熙的关系，投射出清朝独特的包衣制度，康熙的帝王心术，清朝官场的满汉权衡，江南地方的经济社会状况等。

《曹寅与康熙》

29、树倒猢猻散。

30、一部《红楼梦》，将曹家与三代清君的关系娓娓道来，勾起后人无限的遐想。而史景迁的这部作品，则跳脱了传统的红学视角，立足于传记基础上，记述了包衣奴才曹寅家族与康熙帝的互动，论述了包衣制度、密折制度等使公器私人化的措施，对康熙帝“乾纲独断”，强化极权体制的意义，同时通过曹寅江南织造和两淮巡盐御史的职属，亦分析了江南纺织行业、盐务等是一部探寻康熙一代制度和江南经济发展的非常好的参考。

31、史景迁式的历史，从一个受宠的包衣奴才看康熙朝往事。

32、这是本足够好看的学术著作。借曹寅的宦宦生涯映射清朝政治制度。康熙重用曹寅这个“包衣”是高明的治理手段，也是集权体制的一部分。没有了皇帝做靠山，曹家没落，树倒猢猻散。

33、似乎是以前看过的，然而忘记了，既然忘记了，当作一本新书来看也很好。作为消遣的读物，没想到居然连夜看完了它，可见精彩。其中许多的部分又让我联想起之前读过的书，中间关于科举舞弊案的描述，在淮安也看到过李煦的奏折，因此更加有趣。加上红楼梦加成，五星，好看。

34、考据书读起来却完全不会懈怠 这个就是史景迁好的原因吧

35、not bad

36、主要讨论经济和社会，有点儿深：P

37、终于看完，还是蛮好看的

38、江南三大织造，公职上，主要是汇报粮价、粮食分发、旱涝情报等；私职上，主要为皇帝寻找稀罕的物品，国内外的。

39、很久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讲康熙的诗词里通常有松竹的意象，松是自喻，竹是曹寅。并罗列了一堆参考书目，《曹寅与康熙》也在其中。我本着求知的心态恭敬的看完了全书，惜哉没找到想看的，却学了一堆官场套路。

40、包衣、盐政、密折，之前很少涉猎的方面在本书中有了个大概的了解，曹寅的一生无甚遗憾，只可惜一朝天子一朝臣，曹家的没落也是那么快

41、我觉得不催，读起来不累，东西倒不是很多，但是还是有收获。

42、见微知著 不愧为大家

43、粗读中……我还抱着好奇心以为会提及到与红楼梦有关的，结果毫无。话说曹寅是红楼梦中的哪个角色呀。

44、2016年中秋三天，粗略看了一遍，可能是因为红楼梦的缘故，读起来竟然不觉得枯燥！

45、喜欢这个外国佬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感觉很朴实，中立，不会有太多主观的个人的形容与描写。笔下这个康熙，虽然一直没有直接描写，却很有魅力。

46、清代的奴才政治是整个官场的核心，稳定缺也僵化

47、这个标题取得就像路边的盗版野史书。。。1.康熙年间三大精英团体：汉人精英、满人精英、皇族精英（曹寅属于皇族精英，依靠皇帝起家）2.像曹寅这样的包衣，处于汉人和满人之间的暧昧地带，正合康熙“调停人”的需要3.康熙朝中央集权开始加强，“密折”（不必经过其他人的奏折，直接来往于曹寅与康熙之间，其中的内容包括各种琐事，但又不是毫无意义，可见康熙进一步加强管控）制度可能就起于曹寅等人4.像曹寅这样的包衣隆盛于帝王，也衰败于帝王

48、意外写的好看。当然曹雪芹是不是《红楼梦》的作者不是还存疑吗？

49、喜欢研究曹雪芹家世的人，不妨一读。读这本书，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康熙，堂堂一大国天子，整天与远在南方的家仆密信往来，有时候写得还很动情，很有趣。

50、作者以曹家的不同时代时的社会身份，进行抛砖引玉的介绍清朝相关的知识

- 1、这是一本学术性比较强的书，我主要是从两位主人公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和体会他们之间的点点关系。由于康熙的奶妈是曹寅的母亲，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康熙会对曹寅的母亲有种别样的情感，从南巡到曹母家时就已经有所抒发，想必发小的康熙和曹寅的关系从小就有比较厚实的基础，但基于皇权和包衣的身份，康熙也会不得不保持距离，以便树立皇威。皇帝一般都以孤家寡人自称，但对于康熙，曹寅的存在确实是他在晚年所能挂念和回忆的部分，尤其在曹寅作为耳目在江南的时候，那种信任感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在曹寅过世后，康熙对曹家嗣子关于曹家的大小事务的过问，可以看出康熙是那么挂念曹家。要是没有皇室包衣的身份束缚，没准他们两可以称兄道弟.....社会各个层面都离不开人与人的关系，梳理那层看似很薄却坚韧异常的沙网才是最为重要的。时不时让我想到了阿米尔与哈桑。
- 2、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历史，第一次看史景迁的书，作者深刻的描述了在皇帝和家奴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让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了现如今：博导-博士的关系），作者梳理了大量的文献和典籍（有些典籍可能是国内的学者无法轻易获取的），并用换位思考的方式进行了分析。书中具体的讲述了几方面：第一，包衣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借由曹家的发展阐述了“包衣”制度的演变和发展，从其最初的起源到后来在雍正时期的巅峰进行了描述。但是琢磨与康熙一朝，使得在雍正时期的“包衣”制度没有进行过多介绍。毕竟作者着眼的还是曹家这个特例。第二，论述了在正常的官僚体系之外的“密折”制度。这种制度是随着明朝宦官的衰落而必然出现的一种制度。当然这也在强大的中央集权系统之外，用于加强个人集权的一种有效手段。第三，对正常的赋税制度之外的、用于皇帝个人小金库的敛财手段的描述，如盐政、织造等。并在适当的段落论述了该种敛财体系对正常的税赋体系的补充，尤其是动用此类税收去弥补河工等基础设施系统的资金。第四，从作者对曹家的分析和研究，适当对《红楼梦》中的相关论点进行了分析和佐证。但是作者本身并不是红学家，所以并无新颖的观点提出。个人阅读之后，觉得有几个小的局限（个人愚见，欢迎大家批评指正）：第一，作者本身是外国人，虽然可能有新颖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史，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实际上未必能深刻体悟中国文化的蕴含，尤其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制度的有效运作。所以书中不免在分析“包衣”对常规官僚体系的补充，以及相对应的“张力”之间，缺乏一种有效的分析。尤其是“包衣”+“密折”制度同常规的官僚体系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深刻的分析。第二，误差的放大。作者本身是写作一本书供大众阅读，所有史料必定都是中文，然后经过作者的写作（英文），再经过译者翻译回归中文。虽然没读过英文版，但是想必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会有所误差。这样的误差可能造成专业的汉学家对史景迁的批判。第三，康熙一朝的党争是非常严重的，曹家也肯定是陷入党争内的，而且曹家在党争内所支持的派系显然不是后来继位的“雍正”一派。但是作者在描述曹家陷入党争时的局面（可能是缺乏史料）时，显然并未达到一定的深度。而这样的党争是曹家没落的主因。
- 3、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历史学者，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一名意在“景仰太史公司马迁”，《曹寅与康熙》是史景迁就读于耶鲁大学时完成的博士生论文。本书并未局限于康熙与曹寅之间的君臣关系，而是进一步勾画出康熙盛世这一表象之下的社会冲突和政治生态。曹寅出身于满清“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属旗人包衣、皇帝家奴。这是一种极其矛盾的身份，一方面，他们在统治集团内至微至贱，另一方面，他们也更有机会靠近权力中心，扭转局势以享尊崇。历朝历代封疆守土的君王最信任的，永远不是战功赫赫的封疆大吏，而是自己人，康熙也不例外。康熙启用包衣来牵制明朝遗留下来的宦官体制，作为自己的情报工具，实则与东厂锦衣卫一类特务机构异曲同工。于康熙朝始，启用密折制度，曹寅于此时获得直达天听的荣宠，康熙与曹寅之间形成了君臣相互依附的密切关系。曹寅作为旗人包衣的杰出代表，为康熙朝的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就不难理解康熙对曹寅争名逐利等一系列行为的默许。有红学研究者认为，曹雪芹著《红楼梦》的灵感正源于曹家在雍正朝的衰败。康熙对曹寅乃至曹家可谓恩宠至极：曹寅任江宁织造期间，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同时把持着朝廷两大暴利行业；曹寅过世后，其子曹颀接任江宁织造；曹颀过世，江宁织造一职由曹寅继子曹頔接任。而作为康熙的继承者，雍正显然没有继承对曹家的信任，史书中或说雍正因江宁织造账上亏空太过而震怒以致抄没曹家，或说雍正即位为树立权威整肃朝纲，曹家只是作了新旧政权交替下的牺牲品。无论怎样，自古一朝天子一朝臣，失去了康熙的庇护，曹家最终沦为了统治集团的弃子。我知道这本书一定还有其他深意，但通读下来很多都思绪混乱无从表达。想起与史景迁同样致力于研究中国史的华裔日本学者陈舜臣，还有我不知道的更多学者，倾尽毕生之力钻研

《曹寅与康熙》

中国历史的治学精神，万分钦佩。

4、读了周汝昌、吴世昌、俞平伯、甚至胡适和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及书籍之后，再来读史景迁这本也算是“红学”研究的《曹寅与康熙》，从一个刚刚成为“汉学家”或者即将成为“史学家”的角度看《红楼梦》的背景，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或可以说，掸去数世纪的岁月浮尘，《红楼梦》这本在中国文学史中已经成为一块明恒玉石的小说，宛如温雅绮丽的缤纷亮彩，在史景迁作为历史的研究论文的《曹寅与康熙》里，成为了其中主子奴才间既神秘又瑰丽的结晶，虽然无法替代过往的历史，却带给历史无限的浪漫遐思。当然，《曹寅和康熙》作为史景迁的“博士论文”，并不能让我们传统型历史学者作为认同和定位为“史学家”或者“汉学家”的有力证据，反而在很多中国人眼中，行文流畅，不带诘屈聱牙的史景迁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史学家或汉学家，更多的是一个“讲故事人”。更何况，此书成书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现在又按照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版本重印的，诸多变化已经发生，但对滚滚的人类历史长河来说，有多少历史是可以仅仅作为历史而不被“讲故事人”“八卦”，或者直接按照某个阶层的要求“改编”的呢？以著都铎王朝宫廷争斗小说《狼厅》而获得2009年英国布克奖的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曾经说：“历史下面还有一层历史。”因此，若生硬地将《曹寅与康熙》当做闲谈杂书来读也未尝不可以的。展开经过再次校雠的精装本，当史景迁以他一直被风评极佳的行云流水的行文，在流畅自如的“故事”叙述中，以曹寅家族的特别身份“包衣”入手，顺展通爽地、一步步铺开了迈向康熙王朝大场面的大红毯，读者面对的是具有雄厚背景，同时有颇有才情风致的栩栩如生的曹寅，兴致勃勃的读兴大起则是必然的。虽然说，史景迁以曹寅作为满清的“包衣”这点入手，对于拥有漫长专制集权统治、同时通晓奴性的中国读者来说，曹寅与康熙就是皇帝与“皇帝家的奴才”的关系，这点可能会令部分读者感觉平常和不具有新鲜刺，但是，回想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成书时间，在经阅了身为“史学家”的史景迁花费了大量的篇幅，站在研究的角度，细致论述，认真着力地诠释“包衣”这个具有奴隶制色彩的社会角色之后，曹寅所代表的这个不同于明代宦官，也不同于历代官僚，不但具有行政职能还具有皇帝私人密探的特别身份逐渐被一一剖析，同时，高度集权的满清王权统治手段更为清晰地被剥示出来，由此可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这正是史景迁专属的历史研究探索地，他已经开始从一个人身上去论著一个时代，也开始从细微之处直指历史的大方向。这在他此后从张岱的身世展示明末清初的社会景象的《前朝梦忆》，以及从一个中国天主教徒《胡若望的疑问》揭示东西方文化差异，特别是在《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展示传教士在中国的种种影响等等中，都能看得出来。由此可见，《曹寅与康熙》又绝不能仅仅当做“故事书”去读的。因而也可以说，史景迁的书的确兼具了雅俗共赏、学术与通俗并存的妙处。不过，既然说到了史景迁没有艰深词句的行文，那么，寻常读者便能轻松地从中读到一个老谋深算的康熙，也更能更读到一个性格清晰的曹寅了。身为江宁织造的曹寅，既是独属于“皇帝家的奴才”又具有汉人的血脉，他在满汉文化之中游刃有余，徜徉在骑射和诗赋之间，于江南的山温水软处，运用娴熟的官场手段，或大刀阔斧改革盐政为自己博名，或“从善如流”地享受官场中的财帛肥缺为自己搏利，对上见风使舵、逢迎谄媚，对下雷厉风行、恩威并施，长袖善舞地为曹家谋下了丰厚的家当，也为曹家的衰亡埋下了伏笔。更妙的是，史景迁所要展示的关键重点在于：曹寅并非康熙朝的肱骨栋梁，他仅仅是帝王家奴，却能得到封疆大吏所没有的信任，这便是中国极权顶峰的“康熙盛世”的体制肿瘤：作为“明君”的康熙以为启用自己专属的家奴，便可以牵制明代以来的顽固腐朽的官僚制度，又可以不被宦官体制影响地直接拥有专属他私人的情报工具和执行代理。因此，他不但给予家奴超越众多官僚的“直达天听”的特权，同时也默许和保护了家奴们贪污财帛的便宜。在书中，那一篇篇康熙与曹寅之间隐秘和微妙交流，既是极权的象征，又是奴性的极致。盛极之时，他们看不见危机，一旦曹寅仰仗的康熙亡故，大厦便倾覆与雍正脚下，因为，曹寅不是雍正的家奴，这种主子与奴才的微妙关系，正是本书的精髓所在，这也是《红楼梦》里时不时显现的悲剧所在，比如贾宝玉丫鬟晴雯的命运，她不仅倍受贾母或宝玉的宠爱，为人也“风流灵巧”，一旦被人构陷，不过破席一张了结璀璨的生命。历史，有时候的确是以艺术的形式展现的，多少幕戏上演，多少幕戏落幕，在时光的流动里，各种看上去牢固的关系，最终随着生命的离去而消失殆尽。康熙对曹寅的信赖完全基于“主子与奴才”这点，对于曹寅“撒娇”“卖萌”型的告疏，他最擅长的恩威并施的“帝王心术”，最终也没有庇护曹寅一家，到头来，“只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唯一留下来的是穷困潦倒的曹家后裔曹雪芹“呕心沥血”的巨著《红楼梦》。可以说，史景迁以一本《曹寅与康熙》演出了满清时代一个所谓“明睿”专制帝王与他精明能干的宠奴之间那微妙无比的悲喜剧，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提供了研究“红学”更丰富的背景史料，虽然有些史料已经被证实过时，但依然呈现了史景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他对《红楼

《曹寅与康熙》

梦》的一些看法，仅就他认同袁枚的随园正是大观园这点便让并不认同的我依然觉得兴味盎然。再有，读到史景迁同意吴世昌《红楼梦探源》的见解（P308页），读到 he 对于吴世昌和俞平伯当年的论战或者其他论战，发现 he 自有一套自圆其说的看法时，这在曾经或者正在着迷《红楼梦》的我眼中，更是蛮趣味的探讨。当然，掩卷之时，有一点，我是已经被史景迁说服了，那便是 he 关于《红楼梦》这个名字具有十九世纪之后的时代感，而《石头记》恐怕才更符合曹雪芹自己意愿的看法。《曹寅与康熙》就这么在立夏之日读完了，作为一本历史书，读来令我潸然泪下的是奴隶制下的“半文人半奴才”的曹寅，而驾驭他的极权之顶峰的康熙便纵然是天纵之才也逃不过历史的局限性，这便是史景迁从一个人展开一个时代的初心；另外一方面，作为一本可当作“红学”研究的闲杂书，读来最令人回味的则是曹雪芹的家族史那一笔看上去清晰实际上依然糊涂的乱帐，史景迁这本作为“红学”研究论文也算是一家之言，可供参考了。【原文地址】【天涯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150117&PostID=58206621【网易

】<http://iwenqing.blog.163.com/blog/static/1430144220144595157311/>

章节试读

1、《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1页

正巧在看《耶鲁大学开放课程：新约及其历史背景》这一公开课，其中第三集讲到了罗马帝国的自由民和主家的关系，和包衣却也有几分类似。

2、《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98页

本页倒数第四行竟然写到“曹玺的母亲曾是皇帝的保姆”。此处应当是曹玺的妻子，也就是曹寅的母亲孙氏是康熙奶娘。我并未看到有史料记载曹玺母亲欧阳氏为皇帝奶娘，当然有可能是我没有查阅到。但就算欧阳氏曾为皇帝奶娘，此处作者论证的是曹寅为何可能“踵武”父亲的职责。如是指欧阳氏那擢升保姆之子就应是曹玺而非曹寅。

3、《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24页

嗟乎！曾几何时，而昔日之树，已非拱把之树；昔日之人，已非童稚之人矣！

4、《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183页

从这段期间两淮盐商捐给朝廷的钱，可以证明康熙朝的两淮盐商不如乾隆朝时富有。1678年，官方有一笔盐商三万五千两捐款的记载，除此之外，整个康熙朝并无其他的两淮盐商捐款的纪录；然而，两淮盐商捐纳在雍正朝时十分普遍，乾隆朝以降，捐款数额屡屡攀高。

到了1732年，两淮盐商的日子好过多了，部分的原因是每引的运盐量较十年前已大幅提高。

终十八世纪，两淮盐商似乎越来越有钱。不过，根据曹寅与李煦的盐课奏折，尽管他们有所谎报欺瞒，但要说兴旺，那还是以后的事。康熙朝的盐商自然不是赤贫；他们在康熙南巡至扬州时以豪奢的排场来接驾。不过，他们的处境也不是那么稳定，也绝非只赚不赔。巡盐御史亦无法指望年年顺利达成盐引的定额。

5、《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57页

“满汉生活的交流互动是清初最有意思的面向之一”。

“曹寅此时的生活迷人之处不在于他要分心认同满汉文化，而是在于他如何成功融贯满汉文化”。

6、《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183页

“盐商在开始贩盐之前必须缴纳的六种主要额外规费，包括：发给盐引之前支付盐官和衙门文员的额外费用，金额是每引二钱；在运盐船舱口检核盐的体积、重量的费用，每引七分；通过各检查登录盐时付给检查员的茶水费，每引二钱；船只航行长江必须取得通行许可，每引若干分，船只的许可、执照的封印、拆封印、航船的最后许可，每引若干钱，加总后每引约二钱七分；各关口都有各种名目的规费，还有支给督盐官和驻防兵丁的费用，难以细数；到了船只泊靠江西、湖南、湖北各口岸，还须付给督盐官若干钱，停放费若干分，盐的取样费若干厘，更不消说检查船只文牒的一般费用，总

《曹寅与康熙》

计约每引二钱五分。保守估算，这些支出至少让每引多增加一两的费用。除此之外，运商还必须支付盐场买盐的费用；价格每引二百六十七斤大约一两二钱白银。”

读罢此段，四点感悟：

- 1，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 2，这就是中国TM的人情世故！
- 3，要了解中国历代的经济制度，盐铁制度是个好的开始。
- 4，了解之后才知道我们真的是“龙的传人”！

7、《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24页

满族诗人纳兰性德，在曹玺去世那年写了一篇文章，记载他与曹寅的对。措辞用语愁情真挚，但却可见曹玺严峻的性格：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页234，引《楝亭图》第一卷纳兰成德跋语《曹司空手植楝树记》：

诗三百篇，凡贤人君子之寄托，以及野夫游女之讴吟，往往流连景物，遇一草一木之细，辄低回太息而不忍置，非尽若召伯之棠：“美斯爱，爱斯传”也。又况一草一木，倘为先人之所手植，则睠(juàn)言遗泽，攀枝执条，泫然流涕，其所图以爱之而传之者，当何如切至也乎！余友曹君子清，风流儒雅，彬彬乎兼文学政事之长，叩其渊源，盖得之庭训者居多。

子清为余言：其先人司空公当日奉命督江宁织造，清操惠政，久著东南；于时尚方资黼黻之华，闾阎鲜杼轴之叹；衙斋萧寂，携子清兄弟以从，方佩觿佩鞶(shè)之年，温经课业，靡间寒暑。其书室外，司空亲栽楝树一株，今尚无恙：

当夫春葩未扬，秋实不落，冠剑廷立，俨如式凭。磋乎！曾几何时，而昔日之树，已非拱把之树；昔日之人，已非童稚之人矣！语毕，子清愀然念其先人。余谓子清：“此即司空之甘棠也。

惟周之初，召伯与元公尚父并称，其后伯禽抗世子法，齐侯伋任虎赏，直宿卫，惟燕嗣不甚著。今我国家重世臣，异日者子清奉简书乘传而出，安知不建牙南服，踵武司空。

则此一树也，先人之泽，于是乎延；后世之泽，又于是乎启矣。可无片语以志之？”因为赋长短句一阕。同赋者：锡山顾君梁汾。并录其词于左：

满江红(为曹子清题其先人所构楝亭,亭在金陵署中)

籍甚平阳，羨奕叶、流传芳誉。君不见、山龙补阙，昔日兰署。饮罢石头城下水，移来燕子矶边树。倩一茎黄楝作三槐，趋庭处。

延夕月，承晨露。看手泽，深余慕。更凤毛才思，登高能赋。入梦凭将图绘写，留题合遣纱笼护。正绿阴青子盼乌衣，来非暮。

顾贞观和词：

绣虎才华，曾不减，司空清誉。还记得，当年绕膝，雁行冰署。依约阶前双玉笋，分明海上三珠树。忆一枝、新荫小书窗，亲栽处。

柯叶改，霜和露。云舍杳，空追慕。拟乘轺几日，旧游重赋。暂却缁尘求独赏，层修碧槛须加护。早催教、结实引鸛雏，相朝暮。

8、《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274页

“说穿了，只要皇帝能牢牢控制盐商，这亏空就不是大问题。因为，真正供应皇上锦衣华服和寻欢作乐的，其实是盐商。而曹寅与其同僚的职责就是紧盯着盐商把银两拿出来而已。”

9、《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86页

本书断断续续读到三分之一。

史景迁先生考察大量史料与红学还原曹寅的职场生涯。运用大幅篇墨去还原当时的背景与政治环境，有利于读者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去思考，从而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如果孤立的诉说曹寅不分析历史环境，对于我这样非史学专业与红楼研究者的读者来说读起来就很吃力了。

10、《曹寅与康熙》的笔记-勘误表？

待查或错误：

14页 第一行：曹寅的高祖曹锡远

16页 第二段：曹寅的祖父（曹振彦）

19页 第三段：世人只知道曹锡远有曹振彦这么一个儿子

高祖：曾祖父的父亲 <http://zh.wikipedia.org/zh-cn/%E9%AB%98%E7%A5%96>

19页 第三段：曹振彦于1650年出任山西平阳府告州的知州。

41页 注释85：吉州全志

20页 最后一段 官拜佐镇。。接下来就说他是佐领

10页 第一段：每一旗统五“参领”：每参领辖五“佐领”，而佐领即为旗制的基本组织单位

11、《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284页

而当他提到见到官员阿尔法犯错并给予纠正时，他接到的朱批更是令人心惊：“教导阿尔法尤为次之，教导胡凤翥要紧”哈哈哈哈哈，四爷的朱批每每这么犀利，好想多看一点……

12、《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58页

这首《北古口中秋》可能写于长城上的某处关隘，曹寅显然很喜爱这片景致，但语气却不漏情绪。只有一回他在秋天自南京前往北京，思绪转到皇帝曾经狩猎的北方：“行在天山外，西风玉帐寒。”《楝亭诗钞》，卷一，页八，《北行杂诗》二十首第十七：粉榆不知社，食肉愧儒冠。朔历看来少，家书寄到残。拂波无一燕，落日倚孤滩。行在天山外，~

胡绍棠《楝亭集笺注·楝亭诗钞卷一》页27：这首组诗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月至九月，曹寅自江宁扶父柩携家返回北京途中写下的，并非一时之作。此前，曹寅曾有《放愁诗》，书写其丧父之悲戚和政治命运突变时的郁塞心境（《楝亭诗别集》卷二）。临行前，忘年老友杜芥赋《思贤篇》送行，其小序云：“送荔轩还京师，时乙丑五月，登舟日也。”杜芥在诗中先以让国不居的季札为喻，后以忧危愤切“终致嫌隙”的曹植作比，规劝曹寅素位自得，明哲保身；淡泊名利，力戒骄吝；委蛇随时，经纬救世。字里行间不仅是对曹寅丧父的安慰，更多的乃是知己间的同情与理解，颇为耐人寻味

《曹寅与康熙》

曹寅这一组诗，则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他当时的复杂心绪。粉榆不知社：汉高祖为丰县（今江苏）粉榆乡人，初起兵时祷于粉榆社。后因以粉榆指帝乡，又为故乡的代称。

13、《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1页

P51：正因为如此，我把中国上层阶级分为四类精英。……其中两类精英是汉官精英与旗人精英，是按官职来界定；另一类是皇家精英，比较是从权利的面向来定义；至于地方精英的定义最广，是从态势来界定。

P18：包衣是补充宦官功能的一群人，所以康熙利用包衣牵制常规的官僚体系，同时又作为“专制政治执事的工具”；

P58：明朝的织造一职由宦官把持。满人定鼎之后未久，就不再起用宦官担任织造，这是因为阉宦被视为明朝衰亡的祸因而遭到排斥。

P111：有一次，皇上谕令三织造遴选合适人员，前往东瀛访察。

P114：他们经受的大批御赐礼品大多是送给邻近扬州的金山寺和高旻寺，康熙特别喜爱这两大寺庙，甚至在南巡时以这两处寺庙作为驻蹕的行宫……天宁寺位于扬州西北方，该区以花市、茶坊闻名，寺内供奉阿弥陀佛，御赐的礼物通常是由李煦处理，李煦甚至还向当地商人募得一万四千两的“善款”修缮天宁寺。

P131：康熙这趟南巡无疑是要衡量这些重要省份对满人统治的态度，所以审慎安排巡行路线。譬如，康熙南巡便绕过1645年清兵屠城的扬州，他也没前往经历惨烈战况的杭州，明朝遗民冒襄（此时仍健在）曾在此亲眼目睹满门仆役全遭杀害，家产被洗劫一空。

P145：虽说康熙先前告诉曹寅，不必特别在扬州修葺行宫，但他显然还是期待纵情享受，舒适安乐，也不希望曹寅把他有关花销的训诫当真。

P157：在曹寅的主持之下，总计九百卷，包括四万八千九百首诗作，逾两千两百位作者的《全唐诗》善本，以将近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全套校勘、刻版的工作。

P172：曹寅在第二、三任期内所奏报的巨额亏空可能是夸大不实，因为此时他想的都是如何尽量敛聚银两，尽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少上缴。
两淮盐运史负责的范围包括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南的一部分。

P178：这说明了或许可将1680年代晚期视为康熙对自己统治天下的稳定拥有绝对信心的起始点；……但在实际上，巡盐御史的时间主要花在三件事情上：依据盐引之定额课征盐税、审计账目、缉拿私盐。

P185：表面上看来，提拔织造出任两淮巡盐御史乃是平常之事，但背后却是一笔极为秘密的交易。几乎可以确定的，这桩秘密与康熙皇帝决定指派曹寅、李煦两位包衣经办两淮盐税长达十年一事有关。

P192：曹寅在1704年的折子里，对于在向商人课征法定税负之前又征收浮费一事表示愤慨；但不久，在课征余银时，他也依样画葫芦。

P205：这是李煦一生事业的巅峰。他之所以能登峰造极，是因为他视事巡盐御史时，正好处于一个辉煌时代；而这个时代之所以辉煌，是因为有商人的通力合作，使得他能完成所有的份额，甚至还有大

量的余盐。

P225：至于措辞方面，曹寅更视自己为汉人，因而自称“臣”，而他的两个儿子则以满人自居，总是自称“奴才”。李煦显然是摇摆在两者之间。

P239：从李煦现存的奏折可以断定，康熙将其耳目的密报局限已讨论过的四大面向：农事、官员、强贼和流言。

P290：庇荫曹家七十余年的这棵大树，树叶繁茂，葱葱参天，集种种因素于一身：官位、财富、能力、伶俐，以及暧昧的包衣身份，它既为人仆役，也是一种特权地位，兼蓄满人与汉人的世界。但这颗大树的根并不牢固，其屹立全看皇帝的意思。没有皇上作为靠山，这棵大树必定倾倒，猢猻也就四散了。

14、《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157页

在曹寅的主持之下，總計九百卷，包括四萬八千九百首詩作，逾兩千兩百位作者的《全唐詩》善本，以將近兩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全套校勘、刻版的工作。曹寅奉旨刊刻《全唐詩》，開啓清代編纂大型文集的先聲，日後提及《全唐詩》，竟然僅見彭定求、沈三曾等翰林編修之名，聲名不顯，去其孫子曹雪芹在文學史上的驚天地位甚遠矣。

15、《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58页

少年十五十六时，弯弓盘马百事隳。不解将身事明主，惟爱射雉南山陲。山南麦熟不得实，青黄初接已生摘。山田久草无人耕，老鸡叫媒白昼行。陇头峨峨行且舞，陇下绛冠力如虎。不惜二雄为雌死，但言新试铜牙弩。

曹寅《棟亭诗钞》，卷一，页三，《射雉词》。原文“弯”作“關”（关）、“草”作“旱”。

胡绍棠《棟亭集笺注·棟亭诗钞卷一》页16：此诗亦是曹寅在京做侍卫时作，诗中所写乃是回忆初任侍卫时习武骑射之景，年在十五六岁，即康熙十一二年间事。

16、《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23页

四十年后，曹寅在一篇文章中回忆童年与周亮工的忘年之交；周亮工于1642年举兵抗清，而后在宦宦生涯中两度因受贿而入死罪，两度又被赦免其死刑：

余总角侍先司空于江宁，时公方监察十府粮储，与先司空交最善，以余通家子，常抱置膝上，命背诵古文，为之指摘其句读。

胡绍棠《棟亭集笺注·棟亭文钞·重修周栎园先生祠堂记》：此文写于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周亮工，字符亮，一字緘斋，又号栎园，学者称之为栎下先生。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明崇祯进士，官御史。李自成陷京师，亮公奔福王于江宁。多铎下江南，亮工诣降。累擢福建左布政使，官至户部右侍郎，为闽督所劾，赴福建听审。会海寇犯福州，亮工手发大炮，殄其渠帅三人，城赖以完。康熙初再起为江南粮道。坐事论绞，遇赦得释。寻死。工古文词，一禀秦汉风骨。喜为诗，宗仰少陵，然机杼必自出。有《赖古堂诗钞》。

原文如下：

顺治二年乙酉（1645）前明背约羈使臣。王师南伐破淮扬，席卷而下，草昧廓清，东南底定。当时是，栎园周公以侍御史授外任，转运两淮盐法，旋改海防兵备。公储峙军实，绥靖顽民。不逾年，扬之

《曹寅与康熙》

人商贾者复其业，耕凿者宁其家，又能曲护其士夫，赎俘虏，掩残骸，宣布天子之德威。滨海千里，得以安生浹化，若赤子之于父母。去之日，其民建祠于扬而祝颂之，所以抱德礼也。

康熙乙酉年（1705），公之仲子以奉政大夫同知扬州府事，亲奉俎豆以祭。岁丁亥，扬人复为重新其宇。以余世好，嘱为记。谨按《府志》，公之政绩，形之声诗碑版者，文献已详矣。考公之编年，其回翔内外出处之大概，见诸章奏之词翰者，亦彰明较著矣。余何敢以陈烂巫祝之辞污公之明听哉！尝读东坡《潮州昌黎庙碑》，世称发端两语能尽其生平，在当时尚有不以为然者，及后世辄以为确然不可易。盖世逾远则论始定。后之仰昌黎若孔子，宜也。又曰：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主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弥小人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呜呼！此三语盖东坡之所深悲，而亦古今达士之通病也。自公视之，殆庶几类之欤！公之好士，一艺之精必奖进之；撝谦揖让，解衣推食，虽富贵与颠沛不少变。其为文不猎古，不比今，不阑入二氏，抉破藩篱，自适其意。其发于政事，屡蹶屡兴，刚直自砺，始终未尝怠。所谓名世运用而起，如公者盖不能一二见也。余总角侍先司空于江宁，时公方监察十府粮储，与先司空交最善，以余通家子，常抱置膝上，命背诵古文，为之指摘其句读，今相去四十年。予继任织部，亲拜公墓，今与燕客复同宦是邦，是可喜也。因是而为之记。

17、《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205页

有这么一道奏折，提到商人入府学，取得巨人资格的问题（一旦商人赚了钱，便会开始关注自己的社会地位）。李煦提到，两淮盐商原籍多为山西、山西，或徽州。山西、山西之西商子侄，准予童生资格入扬州府学，名额十四人。然而徽商并无名额，因为徽州与扬州同属一省。但徽州至扬州，相隔千里，家居扬州的徽商，根本无法回原籍参加考试。所以，徽商祈请将其子侄依照西商惯例，亦于扬州府学有十四名名额。

18、《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26页

内务府辖下共六大主要司署，经手：

1. 皇家银库、皮库、锻库；
 2. 皇家狩猎；
 3. 宫廷典礼和八旗圈地的牧廐；
 4. 皇家土地出租旗人的收入帐计；
 5. 皇家府库的出纳；
 6. 订立刑律
- 1684年增设第七司：广丰司，主掌牛羊群放牧。

此外，另有院衙处办专责事物：

1. 武备
2. 牧马
3. 园苑
4. 北京或热河的各处宫殿、寺庙、御书房、御药房、御茶膳房
5. 奉天皇陵

19、《曹寅与康熙》的笔记-第59页

引《楝亭诗钞》卷一，页十，《一日休沐歌》：

一日休沐无所为，槽头马鸣草满墀。一日休沐无所向，森森潘陆随车障。我名何幸入通籍，我胸何苦抱岑寂。君不见瓮城东出河桥滨，天街新雨道少人。右邻季主左白堕¹，中有深巷无嚣尘。巷深地僻秋苔绿，常时问饮不问卜。但闻剥啄²即同心，何况往来童仆熟。先生³倔强复迂徐，先生好客唯蔬鱼。清时低赁伯通⁴，残年高枕瞿昙⁵。叶子⁶同居好心事，精思妙语摩金翅⁷。程君磨盾亦奇才，一

《曹寅与康熙》

挥万汇8驱风埃。人生友多不为过，床前莫叹青毡9破。人生闲少不须愁，眼中西北有高楼。高楼酒热禺中已10，五年落叶君须记。高楼人冷日垂申，十日一别君休嗔。诸君诸君慎相见，长安容易改头面。隐囊纱帽11吾何恋，不惜频来布亲串12。江南稻蟹饶西风，暂时摆脱嘲吴侬。蒲帆数幅非难计，且看芙蓉映水红。

胡绍棠《棟亭集笺注·棟亭诗钞卷一》页32：休沐，古时官员休假，本谓洗浴更衣，每十天一次，故每月有上浣、中浣、下浣。前首诗《喜叶桐初至》末句有“从此预饶休沐暇，与君唯有瓮中春”之约，此诗作于其后不久，诗中写休沐之暇与姚潜、叶藩、程麟德等人诗酒赓和的情景。

注：

1 右邻季主左白堕：《史记·日者列传》：“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长安东市。”后作为卜者的通称。北魏河东人刘白堕，善酿酒，其酒醇美，朝贵远相饷遗，逾于千里。见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后亦称美酒为白堕。

2 剥啄：敲门声。唐高适《重阳》诗云：“岂有白衣来剥啄。”

3 先生：盖指姚潜。

4 伯通庀：《后汉书·逸民传·梁鸿》：梁鸿字伯鸾，家贫有节行，博学多通，与妻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尝过洛阳，作《五噫歌》，因有讽于朝廷，汉章帝下令追捕。“遂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庀下，为人舂”。后伯通庀用为简陋居处之典，亦隐含避世隐居之意。

5 瞿昙书：瞿昙，天竺人，唐开元中官太史监。开元六年（718）受诏译佛历。所著《大唐开元占经》征引古籍十分浩博。此亦泛指佛典。

6 叶子：盖指叶藩。

7 摩金翅：摩，切磋，研究。金翅，佛教中的鸟名，详见《法苑珠林》卷十《畜生部·受报》。此处指佛典要义。

8 万汇：犹言万物。唐韩愈《昌黎集》外集卷五《寄董相公文》：“五气叙行，万汇类成。”

9 青毡：《晋书·王羲之传》附《王献之传》：夜卧斋中，而有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偷惊走。后以青毡为士人故家旧物之代词。

10 禺中已：日近午，将及巳时，即隅中。《淮南子·天文》：“（日）至于衡阳，是谓隅中。”

11 隐囊：《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至德二年：“上倚隐囊。”胡注：“隐囊者，为囊实以细软，置诸坐侧，坐倦则侧身曲肱以隐之。”

12 亲串：宋谢惠连《秋怀》诗：“因歌遂成赋，聊用布亲串。”今泛指有戚谊者。

《曹寅与康熙》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